

茅盾文学奖

茅盾文学奖
获奖作品全集

海客谈瀛洲

你在高原 第三部

张炜 /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014034704

I247.57
1559-4



* 本书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

茅盾文学奖
获奖作品全集

海客谈瀛洲

张
炜 / 著

你在高原
第三部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I247.57
1559-4



北航

C171486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在高原:全10册/张炜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(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)

ISBN 978-7-02-009720-3

I. ①你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36653号

责任编辑 杨 柳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印制 李 博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4237千字

开 本 890毫米×1290毫米 1/32

印 张 151.375 插页30

版 次 2014年3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720-3

定 价 338.00元(全十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卷 一

第一章	3
信难求 五千年的汤 夫妻 得一词条·徐村 分与合	
第二章	51
圆心 受命 无可奈何 自传片断 得一词条·君房	
第三章	83
时间的皱褶 东巡·一 得一词条·杀鲛 东巡·二 自传片断	

卷 二

第四章	111
季风 耻辱的印记 谁的儿子 吕擎 得一词条·七十二代孙	
第五章	153
秦王路 东巡·三 百花齐放之城 得一词条·童男女 东巡·四 自传片断	
第六章	193
陌生的城 和式料理 骡子理疗师 转折 自传片断	

卷 三

第七章	241
多声部 走向冬季 得一词条·斋戒 东巡·五 固执的一代	

第八章	280
-----------	-----

恫吓 向东方 得一词条·登瀛 东巡·六 逝者
自传片断

第九章	316
-----------	-----

荒原的悲悼 东巡·七 自传片断 大雷雨
得一词条·船场

卷 四

第十章	349
-----------	-----

兄弟行 东巡·八 一只小鸟 得一词条·桑岛 蘑菇厅

第十一章	389
------------	-----

东巡·九 癫狂 得一词条·稷门 回眸 最后的探望

第十二章	429
------------	-----

秋冬之界 自传片断 东巡·十 催逼
得一词条·红甲板 碰撞与疼痛 致海神书

二 卷

III	章四第
-----------	-----

琴弓 于其的斯 于其的斯其 烟老

保升二十小·条附一第

ERI	章正第
-----------	-----

烟老其香其百 三·烟老 烟王条

烟其其自 四·烟老 其其其·条附一第

ERI	章大第
-----------	-----

烟其其自 花其 烟其其于其 烟其其味 烟其其自

三 卷

145	章十第
-----------	-----

五·烟老 烟老 条附一第 条老烟夫 烟老条

外一第其自

卷 一

第一章

信 难 求

“人生自有美妙机会，须臾不可游移，岂可恍惚彷徨哉！”王如一的门牙扣紧了下唇，凑近我，吐出了一串半文半白的话。这是一个机灵的、诡计多端的家伙，眼窝四周的一圈黑色绒毛不停地抽动着。

我望着他，不吭一声。

他一直在说东部沿海的某个城市，这会儿开始做总结：那是个富可敌国的地方，因为富裕之后的文化焦虑或自尊作怪，时下作出了一个大胆的举措，要与远在古代咸阳的几千年前的秦始皇牵线搭桥。“一言以蔽之，此乃跨越式发展思路也！”他具体解释：人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，几千年前秦始皇派人去大海寻找长生不老药的史实，都可以在自己的城市里一一得到印证。翻开《史记》，其中明明白白地记载：“齐人徐市（福）等上书，言海中有三神山，名曰蓬莱、方丈、瀛洲，仙人居之。请得斋戒，与童男女求之。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，入海求仙人。”剩下的关键问题即是：徐福是哪里人氏？船队又从何处入海？

“人家的答案是：就是这个城市的人！就从这里出航！交出一个答案不易，可证明这个答案更难。所以当务之急嘛，就是赶紧找到几个能干的专家……”

我在心里感叹：把一座城市与千古一帝挂上钩，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；再与那个神秘传奇嫁接到一块儿，也未免有点冒失。

“惟其如此，才要掷重金而买宝刀——何为宝刀？专家是也！”

他激动了，挥动手掌。

令我稍稍疑惑的是，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重大机会，为什么他们夫妻还不赶紧介入？这正是他们的强项啊！这两人的怪异是出了名的：既忠贞执着，又离心离德；如胶似漆，却又彼此恨着；没人比他们更默契，就像一对比翼鸟；没人比他们更冷漠，相互琢磨起来会使用毒辣的心计。与这当中的任何一个合作都是极端危险的，因为他们全都变幻无常，行事没有规律，往往产生出犬牙交错的利益关系，让人不知所措。

“人家这一次需要的是秦汉史专家，特别是古航海专家、考古工作者。”他抿抿嘴，“不过也需要一定数量的文人墨客——最后总要把研究成果通俗化啊，让广大群众都知道。”他有些鼓的眼睛转动着，东瞟西看。我说：“那你们也可以参与啊！”他盯住我，左边的嘴角因为愤怒而微微发颤，发出了“哧”的一声。这是在表达一种轻蔑。

我于是琢磨起他的领域：供职社科院语言所，爱好几笔半文半白的文字，没有什么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；其妻子颇不简单，干过两年体工队员，据说是快球手，不知为什么转业当了档案员，大多数时间却在城里城外跑，偶尔随自己的男人做点什么，人极忙……她给人深刻印象的是那一头波浪翻滚的披肩发、一对美丽而愤怒的眼睛——惯于长时间盯着对方，常常引起他人的惧怕和误解。

这样的人在生活中不可或缺，他们有生气，有魄力，还有魅力。他们是生活中的激素，是声音，是刮个不停的风。如果突然没有了他们，时间仿佛会停滞下来。总之这对夫妇堪称天地间的绝配，谁都无法将其忽略；他们像是一对频频挥舞的雌雄宝剑，其共同特点就是精力极端充沛，有着顽童般的中年，任何时候都兴趣盎然；信息灵通，通常会提前一两天或一两个月，甚至是一两年得知一些消息，并根据实际情形和需要，加以利用。

最想不到的是这个机会竟会沾上我。当它荣幸地落在自己头

上之后，我开始矛盾和踌躇了。这除了因为自己具备相当复杂和漫长的人生经历，懂得凡事要往不同的方向想一想之外，还因为这任务是由她交待下来的，这就不由得让我怔了一下——就在一年前，也是她把一个光荣事项交给了我：与他人合作，为一位权高位重的人写一部传记。谁知活儿接下来才发觉这事儿十分棘手，如今正进退两难，手捧刺猬呢。合作者是科学院的一位才子，这之前我们并不熟悉。她当时说：这才是真正的强强联合，想想看，一位科学家与一位编辑家（兼诗人）的结合，逻辑的缜密和诗意的文采都有了！也是活该，谁让我没事了就在纸上画一些长短句子呢。不过我那会儿犹豫中也多少有些兴奋，因为传主毕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“大人物”，整个过程一定会像探险般地有趣和美妙，总之值得——谁知事情进行下去却糟透了，合作者撂了挑子，最后一切全停。联手的人叫纪及，是古航海史研究专家，界内颇有名气。这人尽管以前就听说过，可我第一眼见到他还是有些泄气：黑瘦黑瘦，皮肤干干的，不太说话，表达力十分贫瘠。这样的一个人如何交流呢？

那个麻烦还没有完呢，她又掷过来这个新任务，而且还是我们俩。

我不得不琢磨她的每一句话，以便理解得准确无误：东部某座城市经过反复研究，有了一个大的文化立项，要找一批重要的文化科学界人士论证和撰写有关著作。她强调：“你和纪及是领导反复权衡之后选出来的。”我马上说一句：“我算什么专家啊。”“不必谦虚了，你和纪及都是。专长互补，可以合作也可以分头工作——顺便说一句，那个项目你们也不要再拖了。”我想趁这机会将前一个项目推掉——只这样想，没有勇气说出。我“哎哎”应答着，反让对方误以为是谦卑地接受了，真是糟糕透顶。

我的这种犹豫不决、瞻前顾后的性格常常误事。我的确缺乏快刀斩乱麻处理问题的能力。不过如果换一种场合，情形或许会稍有不同。问题的症结当然是自己心里发痒，多少向往那个机会：和当年一样，想趁机出门多跑一跑。想想看，一个人总是关在屋里会多么懊丧，他们常要想法到处走走看看。另外就是，自己在拿不准的

一些事情上，难免会有些犹豫——尤其是当着自己的领导，况且是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女领导——她当面交待一个事项时，总是让我难以拒绝。这是我的一个羞于启齿的缺点或毛病，它确是存在的。我当时一走神一恍惚，也就没能及时地表达出真实复杂的、更完整的一些想法。我常常因为羞怯而误事，这是真的。

她是我们的主编兼社长娄萌。在整座城市，大概没有一个像样的男人会忽视她：人到中年了，却似乎更加迷人了，庄重，含蓄而宽容……凡阅历深长的过来人都知道，美丽的容颜再加上这些性格因素，该有怎样的魅力。所以只要接触过她的人都对其历久难忘。而在她来说，要维持自己的某种尊严和日常所需的矜持，也的确是非常困难的。引诱太多，索取太多，应酬太多。她对付这一切可能也花费了不少精力，好在她可以借助自身的丰富经验，崇高地位，以及其他的一些复杂屑细的小窍门。这一切既保护了她，也使其陷入了难言的寂寞。我看得出，她很寂寞。

与之谈话是一种享受，这是我调到杂志社不久即有的一个体会。她能让对方在短时间内感受到一种温暖，一种信任，丝毫也不必提防和抵御，很快放松下来。总之让人有那种一见如故之慨。当然，她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虽然从年龄上讲和我差不多，可真的积累了人性方面的超人理解力，能够像一个长者一样，从心理而不是从职务上，居高临下地与我谈话。爱笑，微笑或开怀大笑。有一次她谈起我的合作者纪及，竟然问了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问题：“这个青年有口臭吧？”我当时毫无准备，只得如实回答：“不知道，没有吧。”她若有所思地点头：“噢，没有就好。我看他瘦干干的，还有脸色，以为他有严重的胃病。”我说胃病倒是真的，其他么倒没什么。

我那时惊讶于她细致而奇异的思路，同时也注意到了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清新气息。她不是依靠香水等化妆品才这样，而仿佛是天生如此。这真不容易。

“你们去完成这个任务吧，有关领导决定了，我也推荐了。我相信你们俩以前磨合了一阵，合作起来一定愉快。再说那里离你的老家不远，你不是总爱往东跑吗？”

最后一条倒是真的。说实在的，这才是我不忍拒绝的真正原因。

深夜，一个人的时候，我想了许多。我甚至想：这个聪明的女人知道以前交给我们的是一件苦差事，这会儿大概有意要给我们一个补偿吧。真的，一想到可以有许多机会去东部走，心里立刻高兴起来。在东部，秦始皇差人带上三千童男童女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故事，许多人自小耳熟能详。这是一个有趣的传说——不管如何，凡是骗了帝王的故事总是美丽的。这个传说中的两个主人公，一个是目如鹰隼的秦王，那个因为统一中国而名垂千古的豪杰，另一个是骗人手段高超的方士徐福。想想看吧，究竟是何等机灵的、智慧超人一等的人物，才能在那个帝王的眼皮底下率领一帮人打造船只，囤积粮草，让对方为其准备上好的弓弩手、五谷百工、三千童男童女，然后瞅准一个顺风顺水的好天气一走了之？徐福大概找到了东海里远远不止三座“仙山”，载去了一船船的能工巧匠和美女美男，而后“止王不归”。这是一个引人想象的好故事，一个大骗子的故事。

我尽管到了好奇心渐渐减弱的年龄，也还是被这些传奇故事一次次吊起了胃口。东部城市离我的老家不远，我有时忍不住想：那个顽皮的、胆大包天的徐福，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的老乡？

三

我回家与梅子一说这事儿，她立刻高兴起来。她总是这样，只要听说领导吩咐了什么，第一个反应就是兴奋，就像占了一个大便宜似的。她一对圆圆的杏眼眨着，看着我，那神情形同精明实则傻气。我有时想，如果我们的人民个个像她一样，这个国家该是多么容易治理啊！很可惜，就有那么多“坏桩骡子”——这是东部人对不安分的、心眼较多的人的一种称呼——于是国家也就平添了许多麻烦。我私下里想起这一点常常既羞愧不安又毫无办法，因为我天生就是这样的人，这也是梅子一家人的共识。

纪及有一段时间不见了，这次一见发现他好像更加干瘦贫瘠

了。才三十多岁，皮肤就这么干燥。我想，这个人需要爱情的滋养了。只是彼此交往尚浅，不宜就此深入交流而已。我想告诉他：本人在年轻的时候，因极度缺乏异性之爱，也曾经瘦得皮包骨头，头发焦干，两眼发涩。当然了，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。爱情这味灵药一旦投上，结果不言自明——头发变得黑油油的，皮肤富有弹性且两眼放光，爱笑，一咧嘴就会露出晶莹闪亮的牙齿。我心里为纪及纳闷的是，这样一个高智商的人，所谓的才子，怎么就如此木讷呆笨、不通蹊跷？况且他自身的条件多么好啊，只是不会利用而已。有一次我在他那儿见到了一个叫王小雯的姑娘：身形小小的，玲珑可爱。我一下就从她的眼神里看出了爱慕和渴望。瞧她无声地忙着，连被子都替他叠好了。她心中想着什么难以掩藏，特别是那双眼睛，水汽充盈黑白分明，如果不渴望男性的爱抚才怪呢。可是这边的纪及呢，黑瘦如故，一看就知道尚未从中得益。我心里替他着急，恨不能当场抓过他的手按在姑娘胸窝那儿。白搭，这种事儿是不能硬来的，那是别人帮不了的。

果不出所料。后来，当我们终于可以更多地交谈一些私事时，他承认与王小雯只是一种“朋友关系”，并叹息：“她多么可爱！”我立刻说：“那还等什么？”他摇摇头，不再说下去。我知道，对这种语言艰涩、话到舌尖留半句的人，也只有干着急。等着看吧，这种欲言又止、半吐半露的作风，会让你付出一些代价的。

这次进门，还没有好好说话，他已经忙了起来：从旁抱过一大叠资料书籍图表之类，还顺手拖过一个长长的卡片盒子。没有办法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所谓的科学家、研究员，天生的严谨可爱再加上死脑筋。让我吃惊的是，这任务下达也不过才五六天吧，他是从哪里搞来这么多东西的？既然如此，我们接手的这个项目也就简单了。我从心里感谢他，也钦佩有关领导真是慧眼识人——这种事儿交给这样的人算是找对了。他说：“是这样，我以前在古航海研究中涉及过这方面的材料，这次就顺便凑集到一起了。以后还需要现场勘察，研读更多的资料。这件事难度很大，关于徐福东渡、为秦王寻找长生不老药和三仙山的记载并不多，更多的只是传说和掌故，那是不能采信的。”

我试图对这种呆僵气加以匡正：“可是人家的结论已经有了，我们要做的只不过是替人家论证一下、写出来而已。”

他的目光直射在我的脸上：“替谁论证？”

“当然是甲方了。”

他的脸上有一种难以察觉的冷笑，这笑容除非是长时间相处的熟人才能发现：“哪有什么甲方乙方。”

“怎么没有？那个东部城市就是甲方啊！”

“没有。要有，甲方也只能是历史本身。”他的脸色明显地严肃多了。

我问他什么意思？

“历史本身是怎样的，我们只能还它的真实。任何结论只能产生在论证之后，如果反过来——那就荒谬了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我不知该说点什么才好。他的话听起来也许没错，只不过我想反驳，这可能也是一种习惯——可他还没等我开口就直接说出了更要命的话题：

“目前至少有三五个地方都坚持说徐福是他们那儿的人，说自己那儿才是真正的启航地！”

“还有这事儿？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？如今这是怎么了，都一下子迷上徐福了！大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都想长生不老……”

纪及一点笑容都没有，像过去一样，这人轻易不愿流露自己的幽默感：“这其实还是一个利益问题。把一个历史名人炒热，就会有利于一个地方的投资，还有文化和旅游收益。这都是很现实的。况且今天要做的题目很大——牵扯到秦始皇的三次东巡、一个大航海家徐福！现在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，都有徐福登陆遗址，更不要说大量传说和研究组织了。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。”他接上说到了日本的和歌山县、新宫市、熊野，韩国的济州岛……

“啊，这真是太好了！这一下研究起来就容易多了。最怕的就是海市蜃楼，没踪没影的事儿，到头来一切都是幻觉。”

纪及瞥我一眼，第一次有了笑容：“还幸亏有这种幻觉呢！当年的徐福他们一伙方士就是在东海一带看到了海市，才想象那是虚

无缥缈处藏了仙山，上面住了仙人，仙人有长生不老药——这情景强烈吸引了秦始皇，才有了后来的三次东巡、派遣徐福和征集三千童男童女的事。”他说着把一张标有古航道的海图摊在桌上：

“看到了吧，这里，还有这一带，是经常出现海市蜃楼的地方。半岛东部海角上是最频繁出现的地区，近十年已经发生了四起——实际上可能更多，只是目击了四次……”

那个海角可是我的出生地啊！我伸手度量着海图，想找出那个地区离另一个城市的距离。

纪及说：“不用算了，它离我们要论证的那个城市六百二十公里。”

“那么我敢说我们老家——那个海角，才更有可能是徐福的出生地，也更有可能成为船队出海口！”

纪及摇头：“不，不能看图说话，更不能假设。没有比这种想象再糟糕的事情了。想象不能代替论据……”他抚摸着蔚蓝的海图上那一片苍茫，苍茫中一颗颗小小的岛屿。哪几颗才是真正的“三仙山”呢？

四

我盼望与纪及的东部之行早日到来。可他太沉得住气了，这方面我一年前就领教过。他认为在出发之前还有大量的功课要做，并给我布置了许多作业，如跑图书馆，去大学，将所能找到的资料分为古今两个部分，分为正史野史传说文人杜撰……这样一直分下去，并建立了索引。老天，单是这项工作对我来说起码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，让我手心里出汗。我只寄希望于他——你如果撒手不管，我干脆就别干了，再说领导分配工作时明明白白说这是一种“互补”嘛。纪及城府很深，当我发现其实他早就有了一个索引之后，着实大吃一惊：他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积累和搜寻这么多，简直令人叹为观止！他在一些重要的典籍篇目上都一一作了标记，还有一些我看不懂的符号。在《史记》的条目下分别有《秦始皇本纪》《封禅书》《淮南衡山列传》；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下有

《郊祀志》《伍被传》《东夷列传》《倭传》；其他条目有《义楚六帖》《海东诸国记》《皇明世法录》《刘氏鸿书》《秦汉史》《神皇正统考》《历代征倭文献考》《同文通考》《孝灵通鉴》《徐福碑》《风土记》《宽文杂记》《日本书记》《太平广记》《广异记》《十洲记》《异称日本传》《日本史》《三齐记》《齐乘》……计有上百种之多！我惊异之余忍不住说：“既然你都搜备齐了，还让我来做啊？”

纪及看着我，那目光好似在说：“这有什么？这只是九牛一毛呢！”

他大概在想前一段，即我们一起搞那本传记的情形——我们一起被传主接见后的第二天，我一口气跑了几家图书馆，回头就拟出了传记提纲。这事是草率了一些，今天想起来还要脸红。没有办法，学者就是学者，他们好像一个人待在某个角落里，目无旁顾地啃着一块骨头——啃啊啃啊，一用力，终于咬穿了坚硬的骨膜。我摇摇头：“这些书全看完了再去东部？”

“起码要看一些。然后边走边看。出土文物很重要，那非到现场不行……”

这个话题让我高兴。我以前去东部海角那些城市，不知多少次进出那些博物馆。我对这些的浓厚兴趣与做过地质工作有关，勘察与实证，这在我正是本行。我想知道的是这次所要翻阅研究的典籍、一些文字资料到底有多少？虽然他开列的书目不会是全部，但其主要部分肯定都包含在其中了吧？谁知我这样一问，纪及立刻摆手：“不不，刚刚开始，这只是最方便检索的，那些偏僻一点的就付出更大的劳动了……”

我长时间看着铺在桌上的蓝色海图。这张图直观可爱，我宁可看着这张图做一篇灿烂文章。我似乎看出了一些什么，接着即有一点失望：从委托我们做这个项目的那个东部城市到日本列岛或韩国济州岛，只隔开了一片不大的蓝色海域，那距离比我老家的海角要近得多……我心中有一个私念在拱动，就是希望徐福当年的启航港不在别处，而就在我出生的那个海角。我咕哝说：“不错，从这儿出海水路最近……”

纪及喃喃：“也许。不过要从公元前两三百年的现实去思考，而不是看图说话。徐福这次远航比西方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整整早了一千七百多年……以当年的航海条件和技术来看，要横渡这片海域太困难了——比如晚了许多年的唐代鉴真和尚，他最早几次从这儿东渡都失败了……”

“那么从那个海角出发不是更远吗？”

他的手指从辽东半岛附近的几个岛屿开始，一直指点下来：“这是一条通向日本外岛的海岛链，徐福的船队可以沿这里走走停停，一路补充给养、规避风浪……从古航海的角度判断，也是一条可能的通路。”

我兴奋地看着他。

纪及的脸色又板结了：“一切都得从头开始。比如人物祖籍，试航，集结地和造船场，它与那个海角纠缠不清的关系……要否定一个假设，就要付出十倍的努力。”

这真是无趣。如果说让我找一个自己最讨厌的工作，那就是与人打笔墨官司。那种事儿无聊极了。

从纪及处回到杂志社，马上被娄萌喊住了，她把我引到一个内间，端量着说：“怎么不太精神啊？工作顺利吗？”

“不太顺利。”

“一开始就不顺利？”

“如果我是那个城市的头儿，决不会花费人力物力去寻找一个古代的大骗子……”

娄萌“哟”一声：“他可是伟大的航海先驱啊！有关领导十分重视，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意义……有关部门投入了多大一笔资金，可见决心是很大的！你们一定要做好啊！”

“这很难。那些海岛像砂粒一样撒在大海里，谁知哪一个才是‘三仙山’？再说如果引起没完没了的争执，也是很无聊的……”

她的胸脯一耸一耸，显然有些生气。我注意到她今天的粉脂搽多了，脖子上上一层银霜。香气四溢。她怜惜的目光注视着我，放低了声音：

“你们可能不知道，许多人——那些学者，一听到消息就自告